



曹州古城“甘棠遗爱”牌坊

【故地往事】

『天圆地方』的曹州古城

□齐鲁田

在菏泽曹州古城老街中段路南，有一座“慎思园”，亦称“范希正纪念馆”，是为了纪念对重建曹州城做出重大贡献的明代知州范希正。“慎思园”占地十余亩，由甘棠遗爱坊、养正斋、澄怀堂、崇化阁、五慎堂等十八处小景点组成。

在“慎思园”北门正前方，伫立着一座高大的砾石牌坊，高11米、宽10米，四柱三梁三檐，中梁雕有卧狮飞凤，侧梁镌刻牧养农耕图案，匾额上刻“甘棠遗爱”四个大字。此典出于周宣王时期的大臣召公，他在巡行各地时，为不打扰百姓，常在路边甘棠树下搭草棚过夜。牌匾题字引用此典，称赞的正是明代首任曹州知州、被誉为“循良太守”的范希正，百姓赞其“躬身笃行”，称其“开郡安邦为曹守，贤良轶论治休明”，以示缅怀和纪念。

曹州古城的命运几度兴衰，与穿境而过的黄河患紧密相关。从北宋末年、元朝一直到明初，曹州屡次被黄河所淹没。

明洪武四年，朝廷降曹州为曹县，属山东承宣布政司兖州府。明正德十年复置山东曹州于古乘氏县址，正德十一年，时任曹县知县范希正被擢升为曹州知州，成为明代首任曹州知州，同时他也是明代曹州地方官吏中，唯一被《明史》列传褒扬的官员。

范希正赴任后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筑曹州城。因屡遭黄河水患，原来的城池早已荒废，范希正利用县城旧址度势规划，“经州之旧境，度形势，画方隅，定民居，立廨舍，构儒学”，初步形成了曹州古城“天圆地方”的格局。

与此同时，范希正发布文告，号召曹州外流人员回乡安家立业，“劝借富民粟万石济之，赖以活者几千人”，编户迅速由原来的29里增加到74里。在人口增加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，他建立学官，并广招学员，培养人才和师资。第一次就招收廩膳生员、增广生员以及附生、武生120多名。范希正又指令在曹州城内和乡间大办社学和私塾，农闲时令农民子弟入学。这时曹州的社学发

展很快，几年内发展到39处，在社学的带动下，农村私塾也迅速发展。

曹州古城在明清两代历经多次修缮和增筑，城区建设不断完善。史料记载，明成化二年，知州伍礼历经三年建成城楼及四门。正德六年，知州李贯、吴瓚相继修缮，历时两年，完成城墙、堞垣、城角楼、城池的建设。万历三十三年，由于大水，城楼、铺、堞、垣俱倾圮，知州周鼎重建，并整饰一新。

根据清乾隆年间的《曹州府志》记载，明代曹州城有四座城门，东门取名“宜春门”，南门取名“迎薰门”，西门取名“丰乐门”，北门取名“朝天门”。除了修建城池之外，为防范黄河水患及洪涝灾害，明嘉靖元年，知州沈韩于曹州城外三里，周筑大堤防水护城。

明万历二十一年，知州许恩进一步加固修护环堤，并在堤上种植柳树一万余株，以护堤基。环堤的创建，为曹州古城筑起了一道防护屏障，使古城在历次水患中化险为夷，得以延续至今。环堤遗址至今基本保存完好，近年被菏泽市政府改建为环堤公园。

清雍正二年，曹州升为直隶州，管辖曹县和定陶。清雍正十三年，升曹州为府，附郭设县，因南有“菏山”，北有“雷泽”，赐名菏泽。清乾隆三十二年，知府樊浚将土城改为砖城。

清代曹州府辖菏泽、定陶、单县、曹县、巨野、莘县、鄄城、范县、城武、郓城、朝城10县及濮州(州治在今鄄城县旧城镇)一个散州。

1913年1月8日，公布施行了《划一现行地方各级行政官厅组织令》，旧有“州”级地方管理体制被废除。“曹州”就此被取消，菏泽开始走向历史舞台。

1933年，菏泽形成南北街36道、东西街36道，共72条街的规模，并对街道进行了统一命名。城内街道纵横、相互交叉，状若棋盘，留下了“七十二条街，七十二眼井，七十二个坑塘”的美好传说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“外圆内方”空间布局，系统勾勒出完整的城市框架。“内方”指的边长3里、周长12里的正方形曹州老城区城墙，“外圆”指的是城墙外呈圆形的防洪大堤。

如今菏泽老城区虽然历经沧桑，但一直沿袭了明代以来曹州古城的基本格局。古城占地方正，城墙遗址、护城河水系，主要道路格局至今保留较为完整。

菏泽很多老街的命名，也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历史印记，如鼓楼南街、考棚街、仓房街、文庙街、城隍庙街、张油坊街、好善街、魁前街、双井街、华佗庙街等。

除此之外，至今还有位于曹州城区西部黄巢起兵的点将台，位于城区西关专司供奉古代“四渎”之一济水之神的济渎庙，现保存于菏泽市博物馆内的元代沉船，以及陈列其中的镇馆之宝元青花龙纹梅瓶等。这些历史故址和文物，依稀映照着这座老城昔日的容貌和曾经的繁华。

“天圆地方”的曹州古城形制独特，格调别具、寄寓深远，昭示了一种寓方于圆、方圆相济、贤良方正的智慧。曹州古老的街巷、历史遗址和文物，是传承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载体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【史海钩沉】

微山岛上“三贤墓”

□杨建东

“三贤”是指商代微子、春秋时期目夷和汉代张良，相传微山岛上有“三贤墓”。

微子是殷纣王的同母庶兄，纣王沉湎酒色，微子屡劝无效便愤而出走。周武王伐纣，纣王自杀，微子归周。

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记载，周成王继位后，令微子为商朝后裔主持祭祀，将微子封在宋国(河南商丘)。《史记》中未说微子葬在何处，而微山岛周围古为平原，属宋国东部，因而传说微子死后葬在

此处。微子墓在山丘顶上，封土高约10米、直径80米，墓前有清代石碑三块，一块汉碑是后世复刻。

目夷，春秋时期宋国人，宋襄公拜目夷为左师，主管宋国政务。目夷墓坟头较小，墓前有宋代熙宁五年的石碑。

张良是刘邦的第一谋臣，刘邦称帝后，张良为明哲保身，只要小小的留县作封地，刘邦封他为“留侯”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记载，张良脱离凡尘，去陕西留坝县寻仙学道，八年后逝去，与一块黄石葬在一起，《史记》未写葬处。微山岛上的张良墓封土高10

米、底径80米，墓前有清康熙二年碑。留县是张良封地，筑墓纪念是在情理之中。

考古人员在微山岛上清理了二百余座汉代平民墓，十室九空，东汉末年军阀混战，“三贤墓”岂能幸免？古人为了启迪教育，深化礼制、延续文化或纪念祭祀本家先祖，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自己家乡建立纪念性坟墓，是一种礼制风俗，今天所见的多地有同一历史名人墓，就是这种历史风俗的遗留。

(本文作者退休前是微山县考古工作者)

故事里的沂蒙

要让群众来参军，我们必须过得硬

1939年3月，罗荣桓、陈光率115师经过长途跋涉，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山东。当时，山东境内日、伪、顽、匪各霸一方，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，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八路军的到来可谓久旱送甘霖，齐鲁大地终于盼来了“及时雨”。

115师不负众望，与山东抗日武装并肩作战，继樊坝、梁山战斗之后，又在抱犊崮、峨山、阎王鼻子山、文王峪、石河等地多次与日军交战，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。对那些一贯为害群众的地方伪顽势力，如孔庄的杜若堂、白彦的孙鹤龄、天宝山的廉德三之流，也给予了严厉的惩罚。

八路军进入山东，可谓旗开得胜、捷报频传，但是，主力部队屡经战斗，减员很大，补充兵员、壮大主力部队就成为当务之急。要补充兵力，却面临诸多困难。一是鲁南地区日伪顽匪势力强大，对群众实行血腥屠杀，老百姓对他们心有余悸，害怕家里有人参军会遭报复；二是日伪顽匪造谣中伤，说八路军的坏话，部分群众认为八路军与他们是一样的；三是党的基层组织还没有普遍建立，八路军开展工作没有延伸的“手臂”。大家都感到补充兵力压力很大，罗荣桓也是急在心里。

10月的一天，罗荣桓在大炉村万家大院里，召集地方和部队干部开会。40多双眼睛焦急地看着他，希望他有锦囊妙计。罗荣桓打起了开场白：“经过战斗，部队产生减员，这是事实。部队需要补充，兵员必须解决。当前，鲁南斗争的局面刚打开，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，党的基层组织也残缺不全，地方一时是拿不出兵员的，怎么办？硬要嘛，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”

会场上响起一阵短促的耳语声，然后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抬起头，盼着他下去。罗荣桓沉着地说：“要让群众来参军，我们必须过得硬。一要作风过得硬，对群众要秋毫不犯，消除群众对我们的误解；二要打仗过得硬，要打出我们的气势和声威，让群众认为我们能打仗，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；三要组织过得硬，要在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。达到了三个过硬，兵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”

他用亲切而坚定的目光环视会场后，继续说：“我们的军队不仅是战斗队，也是工作队、宣传队。要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队，深入到群众中去，展示我们的作风和能力，帮助地方做群众工作……”

会后，罗荣桓从主力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团，分赴滕北、邹东、费南、费北四县边联一带农村，深入群众，开展工作。罗荣桓亲自带队到费南临郊发动群众。由于群众对我党我军还不够了解，工作团刚下去时遇到不少困难。下村第一天，罗荣桓带领工作团帮农民收麦子。开始，群众害怕抢占他们的劳动果实，婉言谢绝了。后来，群众看到工作团不但不要群众的东西，相反把麦子割好捆好，整整齐齐地送到打麦场上，他们开始对工作团有了好感。晚上，罗荣桓与工作团就在群众的围墙脚下或小树林里，支起了简易帐篷，蜷着身，搂着枪，眯着眼睛。群众见八路军秋毫不犯，白天帮自己干事，夜里没打扰村子，顿时消除了疑虑。第二天一早，村民们纷纷打开房门，请工作团进去，烧水做饭，腾房子让战士休息。看到僵局打开，罗荣桓立即组织工作团，帮群众打扫卫生、挑水、劈柴、理发、看病、割麦。同时，工作团走村串户，张贴标语，与群众拉家常，宣传党的主张，宣传八路军的政策，村子里顿时热闹起来。

当群众听说罗荣桓是115师政委，也与工作团成员一样风餐露宿时，不禁感动万分，他们连声赞道：“八路军的领导与日军、伪军的领导那真是天壤之别！”自此，农民到处请部队到村里开展工作。

在罗荣桓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下，鲁南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县、区、乡三级抗日政权和党组织，工教会、农教会、青救会和妇救会等群众组织相继成立，并开展了减租减息、反霸除奸等斗争。费南的埠阳，以及临沂的庄坞、东白山、大炉等地还拉起了农民抗日自卫武装，时常与小股日伪军作战，并取得不少战果。

八路军靠过硬的作风和能力，赢得了群众，补充兵员的条件水到渠成。临(沂)郑(城)苍(山)平原沸腾了，出现了“工农兵学商，一齐来救亡”“兄带弟、儿别娘、父送子、妻送郎，前呼后拥上战场”的可喜局面。西坞坨苦大仇深的傅建彬兄弟三人全部参加了八路军。于沟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硬是把把自己唯一的16岁儿子送到了部队。仲村河西58岁的宋光明身体不好，也执意参加了抗日武装。盘石沟青年林万祥入伍后不久光荣牺牲，他哥哥林万松沿着弟弟的足迹，抬起担架，冲向前线。仅费南山区，就有近千名青壮年报名参军。新兵员的不断补充，确保了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薪火相传、生生不息。